



2017年11月天则简讯

[天则观点](#)

[天则活动](#)

[天则消息](#)

[天则研究](#)

[未来活动](#)

[天则图书](#)

网站链接

[天则网](#)

[中评网](#)

[公共事业研究中心](#)

订阅

订阅天则简讯，请发邮件

unirule@unirule.org

Unirule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軾、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茅于軾为荣誉理事长，现任理事长为吴思，所长为盛洪，代理副

天则观点

盛洪：假如在普通法体系下，三色事件应该怎么判？



无论结果为何，无论谁赢了，从整体和长远看，一定是公正赢了，公众赢了，政府赢了，……

三色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家长们集体报警，显然是一件影响公众安全的事件。在普通法体系下，公共部门就会介入，例如由检察院对三色幼儿园提起公诉。在这时公安部门是检察院的助手，他们的任务是发现该幼儿园侵害孩子的罪证，而不能决定幼儿园是有罪还是无罪。而三色幼儿园有权利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任务是为该幼儿园辩护，以洗清罪名，因此他们会尽量寻找有利于该幼儿园的证据。

这一涉及刑法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要由陪审团来判断有罪无罪。在开庭以后，控辩双方都可以提出证人，列举证据。在本案中，显然，控方证人首先是受侵害孩子的家长与他们的孩子们（这要看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进行罪证侦查的公安部门人员。而辩方证人则可能是幼儿园的负责人或员工。现在警方提出，存储录相记录的硬盘因为多次强制断电而损坏了，那个直接操作此事的员工也应该是双方都需要的证人。当然还可以请一些专家证人，如硬盘专家，以证明那个被损坏的硬盘是否确实无法修复。

很显然，在陪审团面前，说硬盘坏了不能证明幼儿园的员工没有侵犯孩子，反而会让人更加

所长蒋豪。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瑞新里小区四号楼二单元
101/102 室

电话：8610-88114520
传真：8610-88114520

怀疑，这正是幼儿园方面为了逃避罪责而故意弄坏，情节会更为恶劣。如果在技术上硬盘可以修复，则一切问题都可弄清楚；如果不能修复，焦点可能就在那个据称是弄坏硬盘的员工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证人。控辩双方可以通过询问该证人来让陪审团判断事实真相，或这个证人是否说谎了。如果这个员工说这完全是她自己干的，与幼儿园领导没有什么任何关系，而且她的证词被认为是诚实的表达，没有半点谎言；并且如果硬盘专家认为硬盘真的无法恢复；那么只能使陪审团得到这样的印象，应该中立地想象硬盘损坏部分的录相记录。

然而如果那个员工说，这是幼儿园领导让她干的，或者她作证时自相矛盾、错误百出，让人怀疑她在说谎，那么陪审团就会更加怀疑被损坏硬盘中包含了伤害孩子的录相，与家长的证言一起，会使陪审团倾向于幼儿园有罪的结论。在陪审团制度下，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完全证据就不能判断。实际上，任何司法审判都不能在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当初辛普森案，辩方抓住警方在搜集证据时的不规范作法，就完全否定了控方提出的其它证据。陪审团的决定要由十二个人一致同意。除了控辩双方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实物证据，他们还会用常识、经验和逻辑一致性来弥补信息的不足，当十二个人一致同意一个结论时，尽管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失误的情况会比其它方式的审判要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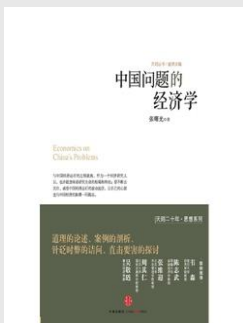
我国虽然不是普通法国家，但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普通法体系有类似之处。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制度，但是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人大常委会 2004 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可“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其中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与已经建立的公诉制度和法庭审判程序等制度相配套，可以用于这次事件。所以我建议，对于三色事件，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也可由受害儿童家长集体起诉，启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组成合议庭，控辩双方对簿公堂，审判公开举行。无论结果为何，无论谁赢了，从整体和长远看，一定是公正赢了，公众赢了，政府赢了，家长和孩子赢了，幼儿园赢了。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出处]

天则图书



《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
省思》
姚中秋/著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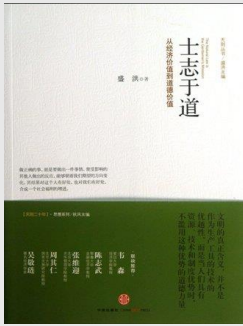
最新动态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高端读书会」第三次研讨会召开

哈耶克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高端读书会第三次研讨会在京召开。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晚年在总结一生之思考及其学术的巅峰之作。

本次讨论会就《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五章《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第六章《外部规则：立法的法律》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就内生与外生规则的区别，规则与秩序间如何互动及其关系，暴力优先还是法优先，抽象的秩序还是具体秩序，以及进化、自然演化之间，法官与立法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了中国经验加以思考、讨论和延伸。同时，学友们与专家学者亦展开了有意义的互动和讨论。

参加此次研讨会专家有天则所所长盛洪，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天则所理事长知名学者吴思，



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价值)
盛洪著



规则与繁荣
冯兴元 / 著



国史纲目
姚中秋著



漫说哈耶克
姚中秋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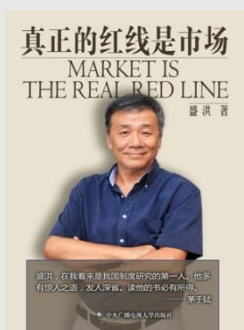
独立学者宁越，天则所法政中心主任蒋豪，独立学者子矜等。

“全球治理与文明秩序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7年11月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魔漫相机协办的“全球治理与文明秩序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京成功召开。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编辑马立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岩教授、《战略与管理》杂志原执行主编黄钟、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吴思、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代理副所长蒋豪教授、独立学者谷平、李怀、周鸿陵、中评网原编辑部主任江溯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民主与科学》、《文化纵横》杂志社、中国治理网、《南华早报》、《纽约时报》等媒体记者、多名企业家和外阜人士参加会议。



真正的红线是市场
盛洪 / 著



2011 年中国
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
冯兴元、毛寿龙 / 著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 主编

第四期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 11 月授课

2017 年 11 月 25、26 日，第四期“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举行第六次授课。



郑也夫教授授课的主题是“教育的误区”。他从概念出发，批判了流行教育理念和制度的问题，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能力，道德教育只能身教不能言教等的结论。



何光沪老师授课的主题是“宗教与世界文明”，何老师系统介绍了宗教和文明的概念，对于宗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做了深入的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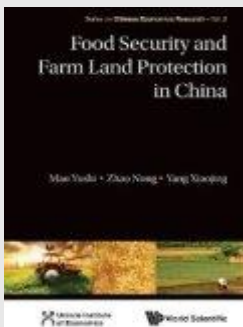
许章润教授授课的主题是“帝国负担与世界体系”，许老师对帝国历史和当代帝国倾向的国家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全球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杨天石教授授课的主题是“台湾时期蒋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軾/著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茅于軾/著



Food Security and Farm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茅于軾、赵农、杨小静/著



介石的思想变化及其“革新”实践”。杨老师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反思、思想解放运动、土改等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让同学们对于蒋介石以及台湾改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品茶夜话邀请的嘉宾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教授。茅老师从自己的人生经验谈起，分享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生的看法，很多学员受益匪浅。

天则活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 | 第 583 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下午2：00——5：00。

中国民营企业
生存环境报告
冯兴元、何广文/著



博弈：地权的细分、
实施和保护
张曙光/著



重新发现儒家
姚中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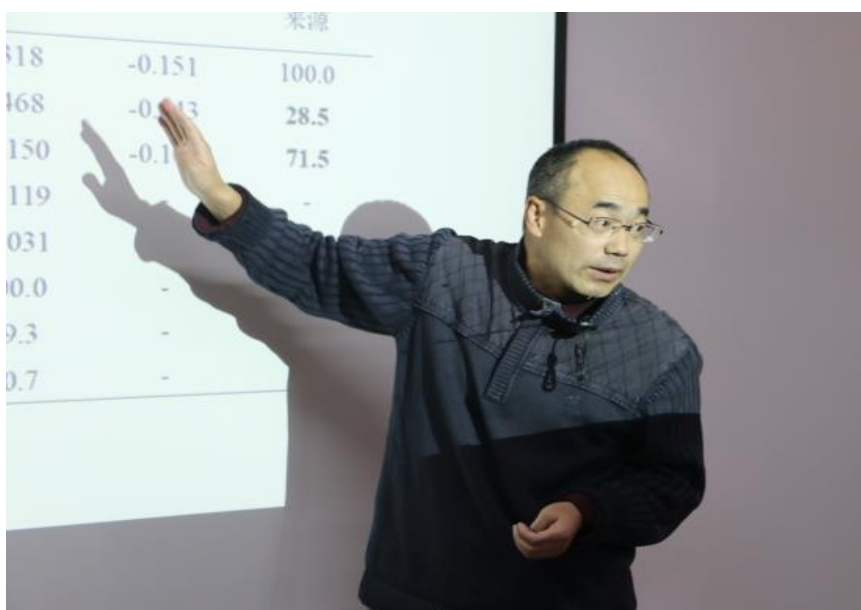
美德·君子·风俗
姚中秋/著

主题：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分析 20 年

主讲：张曙光

评议：石小敏、管清友、吴庆、郑超愚

天则经济研究所 | 第 584 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00——5：00。

主题：如何解决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主讲：岳希明

评议：王雍君、余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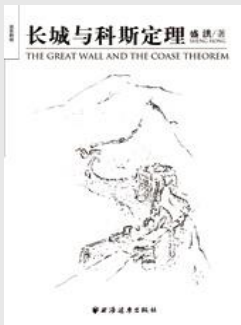
天则消息

天则所办公地址迁址

近期，天则经济研究所办公地址因故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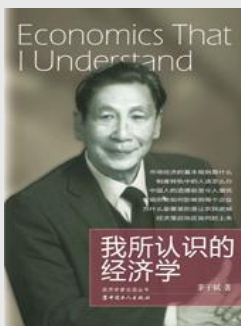
中国变革之道
姚中秋/著



长城与科斯定理
盛洪/著



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
盛洪/著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天则双周学术论坛

天则经济研究所持续近二十年的传统学术活动,它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天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

往期双周论坛

双周论坛第 577 期

14/07/2017



主 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1 世纪全球化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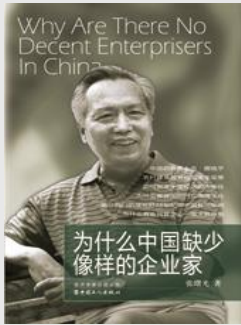
主讲人： 秦晖

主持人： 盛洪

评议人： 李永、成晓河、章立凡

秦晖教授首先介绍,“21 世纪全球化危机”的文章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而中国改革对全球是一个外部性、负外部性都很大的变动,中国问题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全球化危机近期愈发的尖锐,其突出的代表性事件就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他认为,最近这些年,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自由市场制度,都在最近这十多年全球化过程中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不光是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外交上,这个挑战应该说是全方位的。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显然是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人,他们面临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人们缺少思想准备,有点不知所措,在不知所措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病急乱投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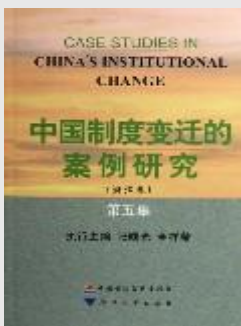
茅于軾/著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张曙光/著



中国的粮食安全靠什么？
茅于軾、赵农著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就会有在民主政治中比较例外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些新挑战，经济方面皮凯蒂的著作可算是代表，认为西方在最近这些年两极分化重新变得很严重，如果不严厉打压自由市场，两极分化肯定就会不可收拾。他用的公式是 $R > G$ ，但就 $R > G$ 本身并没有给出什么多少论证，把这个公式当做不言自明的前提，其论证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流动，劳动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在西方国家会产生分配格局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变化，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边会产生相反变化。但是中国不一样，与南非状况相似，在全球化输入资本、输出商品的阶段，基尼系数不断的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很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南非，经济分配出现的反向调节局面和这个国家在经济中占有了太多的资源，国家控制这部分资源的分配又是一种逆向的分配，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由于这种因素的加入就使得全球化造成的要素跨国流动出现了一种很糟糕的局面，也就是说这种要素跨国流动恶化了西方收入分配，但是并没有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反而导致两边的收入分配都同时出现恶化。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制度在今天的全球化中体现了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或者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低人权本身是没有优势的，如果有优势，那朝鲜就应该是最发达的国家，改革以前的文革时期的中国也应该是最发达的国家，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低人权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然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血汗工厂和福利国家搞自由贸易，福利国家是不是能够竞争得过血汗工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福山把国家能力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尺度，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两点，一是制度，二是他们没钱。全球化以后这个现象变得更加突出，就是西方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负债越来越高。债务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主国家，第一权力有限，不能随便向老百姓收钱；第二你的责任很大，老百姓会向你要求这样、要求那样，要办学校、要办医院等等，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责任很大，权力很小。你要收钱，不容易收上来，但是老百姓要逼你花钱，你不可能不负债。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老百姓对左派、右派主张都只喜欢一半，老百姓喜欢右派给他减税，但是并不喜欢右派给他减福利，老百姓喜欢左派给他增福利，但是并不喜欢左派给他增税。左派一上台福利上去了，税收又上不去，右派上来税收下来福利又减不下去。但是不同制度下方式完全相反，在他们那里左派和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在我们这里左派和右派都要讨好皇帝，左派、右派都讨好皇帝和左派、右派都讨好老百姓会造成截然相反的局面。皇上最喜欢的就是右派为他推卸责任，左派为他扩大权力，由于有了左派，他就可以横征暴敛，由于有了右派，他就可以想不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专制国家不可能搞二次分配，不是说专制国家就不可能搞公共服务，而是说专制国家搞的公共服务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恩惠，他搞了你要感恩，他不搞你也不能问责。

秦晖教授最后强调，如果不谈文化问题，就政治经济而言，全球化会造成一种趋同效应，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逐渐减小，全球化这几十年，由于经济一体化，全世界都有国家再分配，也都有市场要素回报，都有政府调控，也都有市场的运作，可以说现在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有人说这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果然是趋同了吗？虽然看样子好像是趋同了，也就是说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可是这两者之间有完全相反两种类型。

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老百姓有公共服务问责的更大能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向政府多问责。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又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市场经济要求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不能是无限政府，也就是市场经济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社会主义要求追问政

府的责任，这种国家我叫做 A 类型国家。但是一种 B 类型国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完全相反的定义，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有无穷的权力，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有最小的责任。一讲市场经济就可以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一讲社会主义那就是市长就可以随便找你的麻烦。你不能找市长，市长可以随便找你，市长找你收税行，你找市长要福利不行。如此，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分化成两个截然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的一种类型，也有政府的权力很小，但是责任非常大的一种类型。我们现在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西方政府只有资本主义权力，但是老百姓要他们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是共产主义的责任。

这就是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最大的不同。全球化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区别，但过程不是一个趋同过程，而是趋异的过程，而且这个趋异出现优败劣胜的可能也是有的。

责编：李冰

Comments? Questions? Email us at unirule@unirule.org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please reply to this message with "Unsubscribe" in the subject line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和有着独立精神的民间智库。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崇外大街 9 号正仁大厦 6 层](#) 邮编：100062

电话：8610-52988126 Email:unirule@unirule.org